

T1319/1225

11

以道義家之二千一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傅

皇清修車坊少

信

君世之信

路史充在位七十載民不作

則能信於人也

錄曰所以謂信信達也蓋

達之為君以言人之所助

四國事王以言人之所助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5 1939

弘道錄卷之二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四世孫遠平補案

信

君臣之信

路史堯在位七十載民不作忒鴟鴞逃於絕域麒麟遊於藪澤  
則能信於人也

錄曰所以謂體信達順蓋順者天之所助信者人之所助也  
堯之爲君以言天之所助則二儀效順羣生遂育氣無不和  
四靈畢至以言人之所助則聰明睿知足以有臨寬裕溫柔

足以有容蓋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  
以四時爲柄故勞可勸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而功有藝鬼  
神以爲徒故事可守而行有考人情以爲田是以民不作忒  
四靈以爲畜是以鴟鴞逝於野而麒麟在郊也此上古聖神  
所以配天饗帝爲三才之主萬世人君所當取法也

中庸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  
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  
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  
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故君子動而世爲  
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  
則不厭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  
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錄曰以三重言者舜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  
所謂議禮也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謂制度也敷奏以  
言明試以功所謂考文也仲尼祖述堯舜而有德無位故以  
六事之言垂之萬世雖不能尊信於一時而實永譽於天下  
至今動而萬世爲道言而萬世爲法行而萬世爲則又何位  
之足云哉厥後若綿蕞之禮希濶之制新經之文其與六事  
不相干攝一時雖能愚人耳目鼓人心志實未能譽於天下  
故不旋踵併與俱亾然則六事之言果可信乎不可信乎苟

有制作之權則不得不任其責矣

按三重之道以本身爲主本諸身則凡禮樂制度文章悉皆躬行心得之餘施爲次第自然有條有理以之化民成俗絕無扞格難行推而至於三王之道其初各有所勝其弊究有所乘叅稽而訂正之勢輕勢重斟酌損益隨事制宜也天地之道其理根於不變其機妙於不窮裁成而輔相之先天後天創造更定與時偕行也鬼神之聰明變化不測彰瘴微權須與鬼神合其吉凶不但龜筮協從爲贊幽也後聖之制作日用日新踵事增華雖閱百世若合符節不但復起不易吾言也可見乘時居位必本諸身以一

道德而同風俗其難如此洵非大舜曷足以當之

外記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爲痛之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泣之

錄曰夫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者上下一於信也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者不信民弗從也雖朝覲訟獄謳歌不歸舜之子而歸禹較之黎民於變四方風動則有間矣此三代以後之主不可不推人置之心腹中也

按光武時梁統上言以元哀之世輕殊死刑故人多犯法吏易殺人吳漢遺疏止願無赦唐太宗亦引古語曰一歲

再赦善人喑啞古來英主名臣每多主持無赦之說不知天之德曰生人所皆有不忍天生民而立之君必當體天仁愛是以帝堯之德首曰好生重華之咨重言欽恤刑措致美夫成周縱囚盛稱乎唐世使必以寬大爲失則下車泣罪何以至今傳誦弗替也夫人臣事君務當敦教化減獄訟以廣皇心之仁而獨於肆赦一節往往不能曲成仁心反致遏抑何與孟氏擴克惻隱之心大有殊邪夫世之有刑罰也如天之有雷霆偶爾一用意主震驚愚頑使之省改自非必於殺人也卽有時殺人而非必於有罪之盡殄所以成其爲天况君人者含弘光大政在養民故刑設而不舉如氣蒸動如風解凍務砥於平豈得以子產之火烈孔明之令嚴爲王道中正之在是而故持無赦之說且漫曰刑期無刑殺以止殺哉

孟子湯一征自葛載天下信之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

錄曰夫湯之於禹又有間矣其曰天與人歸要其終而言也苟征伐之始無能取信於民將何自解於天下後世乎書稱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孟子之言本此其視戰國之君行不義殺不辜無以見信於天下而徒棘一時之欲者可同日語哉

引道錄 卷之二十一  
書太甲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白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

錄曰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釋者曰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夫爲相而竊主之權以壅蔽其君者豈特秦之斯高爲然哉羿與浞之事可鑒矣是時太甲以尹任天下之重自謂縱欲未必遽亾伊尹乃以相亦罔終之言戒之所以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設使莽操炎懿之徒處此將何如邪乃知聖賢之心真能建天地質鬼神百世以俟聖人洞然昭著而無疑也豈不爲可信哉

按管子曰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相之名始此成湯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成王時以周召爲師保相王爲左右至秦悼武始置丞相官漢初因之亦曰相國亦曰宰相後以司徒司空太尉爲三公行相事下此有尙書令尙書僕射隋時有中書令自唐以來悉仍其舊而同三品平章事乃創見者也宋乾德中宰相始分領三館大學士則至今相沿殿閣之名也夫內外大小臣工各有專責而相獨以輔助爲義苟非阿衡之佐亦烏能保其有終哉

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旣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

傳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錄曰高宗何以有是夢乎至誠之心與天合一而其精神之所感念慮之所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抑何以有是象乎實理之著無乎不形而其朕兆之所發克肖之所由亦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其道在於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苟有一毫之機示於外片言之入動於中則人得以窺其釁而投之矣秦孝公志在變法更令而商鞅得以售其術宋神宗志在稽古有爲而王安石得以濟其私二君之任相自以爲賢於夢卜而不知投之者神矣然後知恭默思道之心真與天地參而鬼神通不然若鄧通之於文帝王梁之於光武而能取信於後

世者幾希矣

按論者多謂高宗遯荒野時蚤知傳說之賢及卽位欲舉爲相猶慮舊臣不服故假託夢寐以神其說何見之淺也蓋當恭默思道時其心純一不雜自然上與天通夢寐之中恍如晤對授之良弼精神感召與文王夢飛熊而得尙父其理正同乃人信莊叟臧丈人之寓言謂文王亦托諸夢者以証高宗此後世田單假夢愚人之術曾古聖賢君若是乎至書稱說築傅巖之野孟子言舉於版築之間古人謂居爲築猶今言卜築而版築則土垣言其僻處短垣圭竇中耳且貧士家居東版自築何必定爲人傭卽受人



備何必定是刑犯而曰傳說胥靡賈誼司馬遷皆言之俾  
賢者無端受罪曷不細觀尙書及孟子本文也考傳巖在  
今平陸縣墨子尸子並謂北海之洲者非是

金縢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  
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  
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  
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  
築之歲則大熟

錄曰張子有言志與氣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流  
言起氣一之動志也天心感應而雷風作志一之動氣也可  
見三代盛時君臣胥契其孚心實意通乎上下譬則陰陽動  
靜互爲其根未達者一間耳後世天地不交上下睽離若漢  
靈帝因黃巾之亂而赦黨人宋徽宗以彗星之變而釋碑禁  
無亦後矣所謂蹶趨而動其心者又何惑乎視天夢夢哉

按周公之聖而忽遭流言之謗告之二公而避位居東平  
昔同心如二公者弗代雪也同德如成王者弗固留也人  
心之難白若此迨至天怒於上啟篋見書王始泣而迎之  
是公之心天白之天信之也從古賢人君子受人誣謗者

豈少哉蓋不必搔首問天而天之動威彰德自有昭然不爽者語云天有記性無急性其信然邪

春秋魯隱公元年春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錄曰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夫寧死而不失信於民則人何待要質於我民寧死而不失信於我則我何待要質於人哉古之爲邦者如此世衰道降於是要質會盟之事紛然雜出夫子作春秋以信爲人君之大寶故首書盟蔑將謂後之君臣執此之固堅如金石守此之確貞如四時於以嚴彼此之心齊上下之志全始終之道杜反覆之端其垂世立教之意至深且切然則魯之隱公果能篤於信乎夫利害動於中則公私判於外僞心存於始則背意見於終隱方假讓以爲義故飾詐以爲信觀其首爲蔑之盟而後卽有伐邾之舉則其情可見矣

按曲禮涖牲曰盟諸侯相見于郤地曰會周禮玉府職共盟會之物戎右職掌辟盟之役至秋官特置司盟掌盟載之法古者玉敦盛血珠槃盛耳盟會大典本盛世所重但周制天子十二載一巡狩則盟諸侯于方岳之下諸侯有事朝王或會或同則又彼此相盟以著講信修睦之義及春秋時巡狩會同之典久廢不行而徒私相要約蓋要則有強勉約則有毀敗特盟參盟始同終異信於何有故非

春秋所貴不盡以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爲非禮也

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王崩周人將昇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蘋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錄曰夫采蘋采蘋行葦泂酌皆周詩也及其末也子不信其父而小弁作婦不信其夫而白華興彼幽王宜曰者肌體骨肉之親也而彼廢此弑安在其王子狐鄭子忽哉此所以紛紛交質而又反覆交惡左氏之言亦以嘆傾否之異也

按春秋之世有君與大夫盟者有君與國人盟者不足深怪而君臣交質周自甘等於列國且質子之事始自天王不信之由咎在王室及桓王取鄆劉蔿邾之田于鄭祝聃射王中肩東周日失其序寤生實爲戎首其兆始諸此乎孟子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

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過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

錄曰以後命勞齊桓者宰孔也以先歸遇晉侯者亦宰孔也始也畏天子之威終也明天子之禁何乃以爲可無會也孔爲王朝宰臣雖不如仲之得政亦嘗究桓之用心矣蓋實怒蔡姬而乃南責楚實伐山戎而乃北圖燕茲會也雖足以厭一時之耳目快一己之心志而不知孔之視之如見其肺肝也是以古之聖人惟務修德慎獨雖三分有二尙以服事殷嗚呼周之至德尙何有於人之後言也邪

按葵丘之會春秋重複美之而宰孔以爲不務德而勤遠畧蓋謂其國本方搖也禮諸侯無二嫡桓之夫人三已非矣又六如焉是先干天子之首禁矣當是時桓已耄老東儲未建西日將傾內寵外嬖其禍正與晉獻相似宰孔逆知二國之亂皆在蕭牆故以靖亂勉之厥後五子爭立若史所云尸蟲出於戶者其亦自貽伊戚哉

公羊傳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

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標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售而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

錄曰此魯臣之微者霸主屈身殉之信與曰非也管仲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夫自長勺之戰曹劌鄙肉食之謀齊幾不振及夫北杏之會桓公及四國之微魯未可平管子之見未之伸也夫魯宗國也齊弑其君泆其夫人柯之會莊公以爲生不如死假魯以是討齊雖覲顏諸侯之上將何以服天下之心哉甚矣曹子之鄙也手劍者匹夫之勇汶陽者蹴爾之食也舉國由其術中君臣莫知大計捐區區之小利竊赫赫之顯名豈非管子之志高出曹沫上乎

按乾時之戰公喪戎輅傳乘而歸魯已不振未幾而有長勺之後若更敗焉危在宗社縱有肉食其能甘之乎乃劌以詐取勝於前沫以信要質於後得二曹之功魯自是庶其有立乎雖然沫以一夫之勇而鼓三敗之氣奮然於一劫桓顧從容就位以成其名俾著大信於天下諸侯始從而宗之則沫之功其在復魯讐者小而成齊霸者大然而荆軻聶政之風從此實開之矣

左傳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

引道錄 卷之二十一  
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亾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錄曰文公之功固大亦臣職所當爲安得強取天子之四邑哉時周之地不大於曹滕民不多於邾莒有人心者不若是恣何忍更分其所有哉原無背叛之罪其守者爲王守也迨之叛王從已顧區區假小信以愚民哉使爲文公者正王畿之制反諸侯之侵如是伐而示之信貫日月矣不原人情而恣霸術所謂巧於用譎非明於約信者也

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祚國及其元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後也能以德攻

錄曰葵丘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者桓之威信服人不待其辭之畢也踐土之盟鄭衛交訟而不已者文之貪得無厭不顧其王之削也然則口血未乾之時人各以其心爲心矣安在其同獎王室乎又安在其施及子孫乎合而觀之可以見一霸不如一霸矣

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日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及虢之會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

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  
况不信之尤者乎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  
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  
僭非所害也我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穰是藂雖  
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  
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

錄曰東萊呂氏稱趙文子談笑而當衷甲之變豈真知文子  
哉不知信以爲之主夫是而莫之懼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子木之好利求逞死匹將至不寧同列知之  
武亦知之熟矣故曰單斃其死又曰食言者不病武雖退然

如不勝衣吶然如不出口然而弭兵息民與楚氛甚惡何遠  
也得志棄信與犯而不較何先也武之內志定而建之志未  
定晉之信可憑而楚之駕難憑曾是而能動其心哉惜乎猶  
有未純又欲因宋以守病而致死以蹈楚所以雖獲一時之  
令名而乏千古之道義同歸於餒終不免血氣之勇耳

按信者與世之大寶能信則匹士之一語重於千乘之盟  
布衣之然諾高於千金之賞夫以楚氛之惡終不能逞志  
於晉者無信故也雖然齊晉所以迭霸以其皆能拒楚今  
晉與楚齊盟先失其爲霸之實何以能久良由文子老將  
至而氣衰意在苟安弭兵是以甘受衷甲之辱迨兵少弭

而志益怠楚滅陳蔡力不能救從此南楚竟霸吳繼之越  
又繼之以至於秦遂并列國向戌媾楚之謀正春秋戰國  
升降之會也晉苟有文襄之君肯容辱盟之趙武哉

晉荀吳帥師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  
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  
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  
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  
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  
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  
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

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  
完舊率義不爽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  
乎鼓人告食竭力盡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錄曰春秋無義戰圍鼓之役其義戰與義人者人恆義之信  
人者人恆信之僞會齊師信於何有假道鮮虞義亦何居滅  
肥甚矣其可再乎君子所不取也

按湯武仁義桓文節制穆子此舉既非仁義之師何必虛  
援此意蓋不受叛人可也請降而不受則過也鼓人何辜  
必欲絕其樵採禁其往來待彼食竭力盡而後克邪夫師  
出以義苟義不可取則救邢救衛雖困猶將拯之何用攻



圍義所當取不妨除殘去暴俾民早得安堵倘執此法而欲橫行天下倉有餘儲民有餘力經年不過下數城旣下之後必皆空虛無用之地菜色疲憊之人得之復將何濟樂毅一朝下七十二城而緩攻莒卽墨論者猶致憾於假借仁義適自取敗若穆子之克鼓所謂幸而成功也

史記孫武子以兵法見於吳王王日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勒兵小試乎於是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寵姬二人各爲隊長令持戟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

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旣已明而不如法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大駭趣使使下令曰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無敢出聲孫子使使報王曰兵皆整齊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北威齊晉顯名諸侯

錄曰武之此舉愈於商君吳起多矣蓋令可行民不可劫姬可斬妻不可殺也武子十三篇其制勝之妙存乎一心若趙

括之徒讀父書房瑄之傲古車戰而不能神明其用祇成輿  
尸之辱爾至吳王能割肌膚之愛以成強霸之功不可謂非  
一時英主也

漢書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強常  
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獨項羽怨秦殺項梁奮身願與沛公  
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慄悍嘗攻襄城襄城無遺  
類諸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  
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  
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羽而遣沛公西畧地

錄曰楚懷王豈比於漢更始乎懷王優沛公而否項羽觀其  
遣將之言庶幾南面之度然而卒陷強暴之辱所謂過涉滅  
頂不可咎者也更始忌劉稷而并執續觀其愧怍之態真乃  
庸劣之流然而自取賊劉之辜所謂何校滅耳聰不明者也  
夫是而有異也

按羽以名家子爲將軍其勇畧氣岍迥出儔輩宜爲諸將  
所折服沛公位不加尊功無奇赫徒以寬厚長者繫屬衆  
望遂反駕出羽上諸將數言無多而長者二字三見悉皆  
本仁率義不愧老成之名春秋以來久不聞此等言論懷  
王部下何其多賢將也獨憾季能長者於前而不長者於  
後信越諸人當危急時封王裂土捐關以東畀之恐後及

天下已定卽斬艾之族誅之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其常也  
矜魚兔之獲而反欲早離筌蹄一日以爲快豈人情哉誠  
使沛公而長者孰不爲長者

沛公既定關中乃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  
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  
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安堵如故凡  
吾所以來爲吾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  
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  
民大喜爭持牛酒獻軍士沛公讓不受曰食粟多非乏不欲費  
民民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

錄曰西漢二百年之業所以卒定於關中者約法之肇也孟  
子曰地利不如人和賈生之論亦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  
異今觀漢廷之論紛紜不一婁敬田肯之徒不足深究至如  
張良之智宜乎有見顧亦蹈奉春之緒餘而不切根本之實  
意殊不知三章之約賢於百二之形安堵之情捷於建瓴之  
勢然則金城之固寧比父老之心沃野之饒孰愈壺漿之薄  
羽雖能違一時之約獨能拔百世之鼎乎

按不爲侵暴所以傳檄而定三秦不欲費民所以轉漕關  
中餽餉不乏其初止期民之安全若無意於上之富厚者  
乃民心所附歸向如流土以之廣士以之飽以至混一六

引通鑑 卷之二十一  
宇傳業子孫此其所得較之汲汲一時富厚而橫征多歛以失民心者相去不亦多乎蓋上以是施下方以是報其事若相反而實相成若曰小民至愚受惠而不知感豈確論哉至秦法偶語詩書者棄市而史文偶語棄市是係脫寫若漢武之世腹誹者誅法更苛矣

文帝初封代王諸呂既誅大臣相與迎立代王羣臣張武等皆曰漢大臣故高帝時將帥習兵多謀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不然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謂得之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以呂太后之嚴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此乃天授非人力也大

王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至長安太尉勃請問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

錄曰文帝二十三年之天下決信於宋昌之片言張武等固不逮遠矣其卻太尉之請辭氣確然益足見其存心之光大孰意區區代邸而有斯人哉帝之侯昌良有以也而張武等官不過九列又足以表王者之無私矣豈其獨惜朱虛之寸土不以全大臣之信而安與居之心乎然則公言終有負而請間者不可以責之也

文帝賜南越王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帝棄羣臣孝惠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亾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亾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陸賈至南越南越王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獻

錄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夫南越尉佗逋誅之一夫耳雖微堂堂萬乘亦孰不諱側室之言乎藉使不諱孰不矜誇山河之壯兵甲之強乎而帝之出言一本於誠心非有纖毫勉強自可以貫金石而格豚魚其頓首奉詔稱臣納貢亦豈由勉強哉帝雖無參前倚衡之功而實有明效大驗之著可見聖人立言於天地間若化工之顯於物無

俟耳耳而提面面而命之也

按漢文生於側室猶虞舜揚於側陋側陋不足爲舜卑側室何必爲文諱也孟子謂孽子故達自來庶出之賢甚多觀陶侃周顛可見妻妾尊卑始嫁已分如天冠地履不可移易非若公孤卿士可以遷擢代興趙衰妻文之愛女叔隗卒爲內子竇立尙漢家公主舊妻卒不爲屈况其下者乎至於其子無論自出貴賤嫡長曰伯庶長曰孟總無異視蓋母貴而子爲賤行母賢而子或不肖乃爲可羞若母賤子賢正屬幹蠱難得之事不必引此爲諱趙母恤翟婢所生竟舍伯魯而嗣趙晉裴秀母賤而秀十餘歲卽爲名

士劉宋崔道固母自致酒炙於客前坐客驚拜心知爲道固諸兄所使皆賤其兄而賢其母子然則人祇論賢愚可也側室所出又何嫌乎

上嘗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走乘輿馬驚使騎捕之時張釋之爲廷尉奏以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傷敗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座前玉環得亦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益怒曰此人無道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

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且何以加其法乎上乃許之

錄曰人知釋之守法而不知帝之能用法也夫天下不患法之不公而惟人主不能用法之過漢自三章約後至文帝除肉刑除收孥相坐除誹謗妖言其心於愛民之本者矣犯蹕盜環一時之怒私也罰金棄市三尺之法公也惟不欲以私害公故不終以情撓法帝可謂天地日月矣過此若張杜鄧甯之流專伺上之意指爲獄則當時之爲上者從可知矣嗚呼長陵抔土臣子所不忍言也人匪不能言其如畏忌何哉故知釋之守法而不知帝能用法非知法者也

兒寬武帝時爲中大夫遷左內史旣治民事乃勸農桑緩刑罰

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至收租稅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竟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惟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負擔輸租不絕課更以最積官至御史大夫

錄曰寬本儒生其治民謂之儒則可謂之法則未也何也當今課吏之法先以假貸爲防一書殿最輒不可易况當軍興從事乎漢之罔疎禁闊賢於季世遠矣然非其心之仁厚守之介特安能獲上宜民若是邪不然狙獍之尤狡猾之輩何處無之而能大家牛車小家擔負果孰使之哉乃知信愛孚於刑辟儒生優於俗吏而漢之民俗猶爲近古云

按中天之化不識不知三代之治熙熙皞皞信愛之意且  
泯何況聲名寬承邳都甯成義縱上以爲能之後故不求  
聲名而信愛以著倘有求名之念信愛何自而生邪厥後  
廣漢輩仍以發摘有名而東漢郡邑良吏歌謠迭興頌聲  
偕作要在有可信愛之實沿至漢末吏道雜而多端苟得  
有務求名聲者以慰此日來蘇之望其亦斯世之大幸矣  
宣帝時張安世杜延年並列九卿二人忠信自著謹慎周密外  
內無間每定大政已輒移病出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  
有所薦其人來謝卽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有郎功  
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

而自言乎幕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  
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  
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故  
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延年亦安和備  
於諸事久典朝政上信任之出卽奉駕入給事中是時海內平  
大將軍滅後獨能保固終始天下稱之

錄曰自夫子犁牛駢角之喻往往論人者不當繫於世類大  
賢且然矧安世延年乎而論者必曰天道好還蓋淺之也天  
豈屑屑於其間哉已爲不善則天下後世曰不善之人也已  
爲善則天下後世皆曰善人也豈不益可信哉不覩已然而



逆其未然吾未見其能觀人也若二臣之忠信謹厚正吾夫子所謂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者然則聖人之論大旨高此又可見矣

按薦賢爲國固大臣之忠而權寵不居亦保身之指安世之恨謝者遠勢避跡若與師師相引之風有殊由後世君臣不相信不得不慮難而預防也然竟以此而獲親信於上非帝之能信安世乃安世有以致帝之信耳夫昔之攬權意在市恩後之攬權專於趨利甚且工偵伺以先知貪天功爲己力一何與安世之居心大相懸邪門如市者身必危肥其家者嗣必覆忽永終之圖恣目前之快由思之

不審爾霍光素號小心謹慎乃秉政之際上有長君且積漸侈肆氣體移人已不自覺若安世者不但人不知傲卽明知其善而必不出此且亦無暇計及此也

韓延壽爲潁川太守郡多豪強難治先是趙廣漢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延壽欲更之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設酒食親與相對問以謠俗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及收租賦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其始若煩後皆便之接待下吏恩施厚而約誓明或有欺負之者輒自刻責百姓遵信其教數年大治後入爲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

位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旣傷風化咎在馮翊因臥傳舍閉閣思過令丞嗇夫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轉相質讓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喜乃起聽事於是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

錄曰愚觀延壽似有意於移風易俗使吏民回心而向善者然而卒不能善其終何邪先儒有言凡三代以下人物皆血氣用事不若三代以上純任德性嗚呼斯言也不但延壽爲然趙蓋與楊莫不然也漢廷至此元氣已索然矣而卒蹈好信不好學之戒未免傷害於物故有望之之訐不知正吾夫子之所惡也嗚呼惜哉

趙克國時先零諸羗叛宣帝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克國自言無踰老臣復問將軍度羗何如對曰兵難險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乃大發兵詣金城常以遠斥堠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刼畧者伺其謀解散徼其疲劇乃擊之酒泉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出兵擊罕开克國謂先零首爲畔逆首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璽書報從克國計罕开竟下

錄曰愚觀古人立功悉由在上信任之專在已自信之篤往往以先計服人不肯輕試者爲是故也夫有宣帝之明丙魏之忠而尙孚於他議今觀將軍度羗何如彼一時也武賢奏

七月出兵此一時也使無確見定於中詔進則進詔止則止所謂弟子輿尸者也爲君相者不信爲將之方畧而以人言叅之有利不知有益不恤所謂師或輿尸者也上下不信其能成功者鮮矣後世所當深戒也

初宛人李通事劉歆好星曆讖記云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私常懷之及班彪避難天水隗囂問曰往者周亾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一人也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旣微枝葉强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傳及哀平國嗣三絕

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彪乃著王命論以爲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及諸將勸帝卽位同舍生疆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裔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宜答天神以塞羣望

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卽帝位

錄曰讖記之說先儒疑之是矣若歆之迎合好名通之附會好事非堂皇之議敦篤之辭也盍觀彪之著論乎闡道談命察理識時其言鑿然可信東漢受命於此焉決當不必疆華之言建武爲有光矣惜乎諸將之不能也雖然今進有尤來大搶赤眉五校等未服退有隗囂公孫述竇融之徒未附苟非依附天命何以效順人心帝之崇信將以濟一時之權爾及天下既定則當如武王之敬受丹書箕子之敷陳洪範孰不曰萬世帝王大計乎乃亦徇區區已往之說至以決定武功剖斷祀典則惑矣此所以來鄭興之譏也

按秦不建諸侯宋不封子弟而一則宗社隳於匹夫一則父子繫於五國蓋天下如一身四肢百骸毛髮爪甲皆所以擁護此身者也王者建侯星羅碁布猶展四體故能保世長久逮後人心日漓久之而列侯強七國反不得不爲強榦弱枝之說究之帝王大義首重親親備慮患發於所近忘禍生於所疎而悉以有庠待諸骨肉是自削其指臂勢必解肩裂項而莫之捄豈馭世之遠圖哉至若讖緯小數起自漢儒然當羣雄並逐之時而以一布衣得逞其說遂致答天神塞衆望總在未起兵以前卽有劉秀爲天子一語先入之耳是故卽位之後凡舉大事俱以讖緯決之

甚矣始進之當以正也

郭伋少有志行世祖初爲漁陽太守時旣罹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消散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調并州牧伋前在并素結恩德及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始至行部到河西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路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以告行部旣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野亭須期乃入

錄曰郭細侯諸兒之約何如魏文侯虞人之期乎夫虞人之期遊畋之樂耳雨不雨往不往不足論也天下初平盜名竊據者不可勝計仗吾之恩信有以懷徠之有如言出而隨食焉事異而輒更焉小事且然况於大事何以示信於人哉易曰無妄往吉其諸細侯所以得志也乎

三國志曹操南擊劉表表卒子琮嗣遂舉州降操時劉備屯樊城或勸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托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去過襄陽州人多歸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至不得行日纔十餘里或謂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何忍棄去操知江陵有軍實恐備據之乃將精兵一日夜行三百餘里追及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走及法正爲劉璋

軍議校尉與別駕張松忤璋不足有爲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  
決龐統曰益州土沃財富可資大業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  
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  
反事乃可成今以小利而失信於天下奈何統曰逆取順守古  
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失今不取終爲人利  
備始以爲然留亮守荊州而自將步卒入益州

錄曰昭烈之取荊益先儒論之多矣果何所折衷乎孔子曰  
君子貞而不諒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釋者曰貞正  
而固也諒小信也嫂溺大故也手援小嫌也以正律小可以  
知義以小較大可以知權自兩漢之興不階尺土然未有若

昭烈之困者也羣雄並爭盜據攘竊亦未有若昭烈之時者  
也何也蓋立國必有分土若沛公已爲漢王劉秀已爲蕭王  
此分土也旣而得隴尙猶望蜀備何如哉今年奔徐州明年  
敗下邳無尺寸之益圖王者顧如是乎至於表之據荆焉之  
據益非分土也不過乘時攘竊之耳矧又皆不祿然豈終爲  
么孽之資奸雄之糜乎若乃臨亾之托乃區區小信非識時  
務俊傑之言也故孔明一則曰天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  
又曰益州險塞天府之國如是而尙未喻徒以授受之小嫌  
忘天下之大計借使聲其違父棄命不孝之罪莫此爲大當  
時何得而辭後世何得而議必不懷劉璋資給之恩而養虎

遺患扼吭拊背之說俱可免矣一時失於見幾後終不能不取故朱子曰經權俱失此之謂也

按逆取順守雖非定論然相機乘勢兵不厭詐在昭烈當日事勢非不肯用詐實不敢爲詐耳昔人論高帝摧暴秦滅強項光武昆陽之戰以少擊衆追危爲安取天下於新莽後更始政亂再取天下於羣盜二帝開創何其英雄而先主屢見蹶躓懦弱不振末由光復漢業卽在鼎分中尤屬褊僻亦因與爲敵手不能相下之故試觀項羽更始不能有才無君人之度是以旣成而債高帝時豪傑如張韓輩俱甘心爲臣光武兄續歿後獨劉恭稍有識量而無大

志總無有可與二帝匹者當先主時曹孫虎視止可假仁義以羈縻人心而已何他勝法哉

晉書羊祜鎮襄陽甚得江漢心與吳人開布大信其降者後欲去皆聽之在軍嘗輕裘緩帶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專務以德懷吳每交兵刻日方戰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軍或出行吳境刈穀爲糧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晉兵得者皆送還之於是邊人悅服與吳鎮軍大將軍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卽服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

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錄曰召伯之布政甘棠與羊祜之墮淚峴山同乎異乎蓋微君子必不能幽以燭之也夫晉自滅蜀之後未嘗一日忘吳張悌所謂彼之得志我之憂也而可聽其所愚邪遠則陳氏之厚施近則呂蒙之示信可爲殷鑒矣爲吳計者自宜藉薪茹糲寢甲枕戈以保祖宗之基業尙猶不暇乃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則是由於其術中而不自知也嗚呼暴不可也德豈誠哉醇酒之醉未醒伐吳之計屢上其曰吳人更立賢主則難圖也吁是果德邪信邪不過謀臣之畧以亂敵之所爲而已雖然視彼徙木立信所過無不殘滅者固自有間向非祜則預之功不立祜其人傑也哉

按是時晉主雖無遠圖尙能專任賢臣以伺敵間而吳惟事侈暴抗屬世臣言不見聽身不可去惟有靖安邊封苟全一時無事而已祜謀伐吳不曰蚤出民於湯火而慮其滋蔓難圖蓋亦量晉武之德不爲伐暴救民而但營心遠大以爲一統之基故雖形之章奏亦不加文飾爾至於兩軍對壘而使命常通餽遺相繼猶足見古之遺風也唐宋而下非惟無此雅度亦何以取信於君上哉

唐書太宗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至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還至期來詣京師次年九月去歲所縱凡三



百九十人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匹匿者上皆赦之

錄曰易無妄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聖人之意蓋謂人君出治當以大公至正處之至誠極信御之太宗脇父起兵推刃同氣所殺無辜甚衆而盧祖尚張蘊古之寃尤爲可憫乃縱囚而赦之縱且不可而况赦乎此以民命爲兒戲律令爲狙玩直欲沽千古之美談而已夫死人之所至難而甚畏也苟可以求生何所不至又安知其自詣者果真邪帝勇於好名而力於自是朝堂之間更孰有如蘊古者哉以贖而爲真以僞而爲誠以戲而爲法以死而爲生雖百縱之無益也

按通鑑貞觀四年書天下大稔流散咸歸終歲斷死刑纔

二十九人以爲魏徵勸行仁義之效何至今甫逾三載仍有三百餘人之多也夫使仁義果行則必教民禮讓而無悖逆爭鬪之事身先節儉禁侈務農長吏得人下無掊克民生日富而無作姦犯科之條矣今此實繁有徒得非仁義之行猶有未盡然邪漢文承秦密網之後歲斷獄四百君子以爲幾致刑措此時比之爲數更少豈反以是爲太宗病然讀貞觀史書紀言多而紀事少其言非不中肯綮及考其行事殊多不符卽其言而玩味之亦與西京詔誥藹然惻然自歉之與自詡氣象已先不侔烏可比而論哉故知刑措之原在慎德擇人而不在市恩邀譽也

引道金 卷之二十一 三  
魏徵上疏以爲文中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未免有敗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畧矣旣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誠慎選君子而信用之何憂不治上賜手詔曰昔晉武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韋弦

錄曰帝以徵疏比韋弦善矣然不知韋之平弦之直者其體自正乎抑矯揉之而後能乎則徵之疏有所未盡何也蓋表端而影自正源潔而流自清苟人主之心一於誠信則不言而化不令而行又何患待下之情未能盡實邪苟爲不然今日雖以爲君子他日未必不爲小人紛紜反覆皆由君心未盡誠信故也徵知顧影而不求直木與自比韋弦而不切平直之義夫何殊哉

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

溫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堯舜以諫  
爭爲已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  
有微長上深以爲然衆亦服其確論

錄曰三代而上人皆服義故論定可試三代而下是非混淆  
故浮議叠興是時君臣相得正猶手足腹心必待之以持行  
資之以舉動以是施於耳目未有不得其真者然則王珪之  
論烏得而不確上亦烏得而不然哉

天后信重狄梁公嘗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折廷爭后每  
屈意從之嘗問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對曰文學醜藉則蘇  
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材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

其人雖老宰相材也擢爲洛州司馬數日天后又問對曰前薦  
柬之尙未用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宰相非司馬也乃遷  
秋官侍郎卒用爲相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  
範代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曰天下桃李悉在公  
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錄曰狄門之桃李萬物之光輝也後世之桃李春風之爛熳  
也觀其所薦則其篤棊之功信可尙矣

按梁公事武后或謂其跡似馮道者不知道之歷事五季  
此亾則歸彼順從之已爾若梁公舉念不忘唐室其委蛇  
事周正以爲唐桃李公門不但於已無私卽爲國孤忠操

心慮患亦非或人所識舉在斯時效收異日故必得爲宰相而後克當匡正之任觀柬之爲相纔四月而卽布置宿將委典禁兵誅二豎復廬陵舉二十一年僞周之天下挈而反之李氏功何偉哉然則梁公勤勤以宰相柬之爲言無非欲成還汝太子之本意也柬之繼已之志終已之功謂柬之得梁公之薦之意也可謂梁公逆討反周之功必出柬之而固薦之也可

張九齡以姚元之有重望爲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元之納其言一日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再三言終不應元之懼趨出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相奏事當面加可

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郎吏卑秩乃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服上識人君之體

錄曰此林甫國忠干政之漸也夫君子之心美歸於上惟恐權出於己小人之心招搖於衆惟恐權攬於君郎吏雖卑不云上應列宿乎以是爲煩於元之則可於他人其可哉且元之三瀆不告力士一言如響至使朝廷之公言反爲省中之私語欲人不竊權可得哉一語默間可知其必無終矣

按盧懷慎諫武后陳時政批鱗侃侃不避斧鑕此豈真伴食中書者哉開元之主銳於有爲而意氣用事刑政茲急

懷慎之無所事事欲以清淨之治諷之爾矧元之多才而  
忌身死之後猶能賣張說苟逞長而觸其所嫉能以功名  
終乎獨是性拘謹既入相妻子不免饑寒則亦過矣仲長  
統曰君子居位爲百寮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  
反以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移風易俗之道豈在敝車  
羸馬之間徒開人以虛僞矯飾此亦賢者通病哉

張守珪使安祿山討奚契丹祿山恃勇輕進爲所敗守珪奏請  
誅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殺祿山守珪  
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  
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令免

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  
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  
枉害忠良竟赦之

錄曰帝之言所未解也以王衍爲果知石勒則九齡之言無  
足怪也以王衍爲不知石勒則祿山之枉猶可疑也夫旣識  
石勒矣而又曰枉害忠良何邪是時乾坤已變屯難將作天  
故奪其聰明蠱其心志不然豈旣不識祿山又不知思明乎  
縱昏暗使然不應如是之背也

按論者以始興因有反相一言是以明皇矯而釋之然觀  
其初議止於軍令之行及後固爭亦以失律爲斷貌有反

相當是爭之既久始發此語冀以慮後而感動之也詎意守珪先有欲活之意明皇又有屈法之情竟貽後患雖旋思其先見遣使致祭會何追於奔蜀之耻哉考去冬冊壽王妃楊氏是年冬罷九齡而相林甫其祿山思明二逆適當此際並見史冊蓋理亂之機決矣故惟內有林甫斯外有祿山內有盧杞斯外有朱泚禍亂之作實本奸邪之行且乘君心之怠假使明皇能慎德用賢慮終如始雖百祿山適足爲疆場之扞何自而爲亂邪

肅宗至德二載上皇思張九齡先見爲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錄曰九齡前後之言判若筮龜帝不惟不信而反疑之然則李腹之劍非其自弄帝弄之也口蜜之甜非其自嘗帝嘗之也雖然爲小人之所愚恆在目前而君子之取信多於身後此不徒下蜀中之淚而至今高曲江之風也與

代宗永泰元年回紇吐蕃兵圍涇陽時僕固懷恩死一番爭長分營而居回紇在城西郭子儀使牙將李光瓚往說之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何在汝給我爾光瓚還報子儀遂與數騎開門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番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太師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

約深入吾地棄前功而結讐怨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  
我今挺身而來聽汝殺我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葛羅曰  
懷恩欺我是以與之來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復說之曰  
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  
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此天以賜汝汝盍圖之葛羅許諾因  
取酒與共飲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去葛羅帥眾追之子儀  
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于靈臺西源大破之

錄曰子儀之出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弗許子晞叩  
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  
俱死而國危往以至誠與之言幸而見聽四海之福也及約

誓後諸部長大喜謂此行巫言安穩不戰見一大人而還今  
果然矣觀此則知子儀忠信素孚蠻貊故雖懷恩回紇吐蕃  
連年侵逼未嘗一與交兵自屈而去其胸中有恃而往與區  
區免胄見敵僥倖成功者異矣

按師克在和若二國連兵不相輯睦爲敵所窺乘隙而誘  
取敗之道也遠則春秋秦晉之圍鄭近則九節度之師潰  
于鄴城已事可睹今懷恩給兵二番爭長自有可乘之機  
况以汾陽素孚之忠信加之正大之說辭委婉而入能不  
翻然相助反敗勢以爲勝轉危地而爲安邪故與人先審  
其可而示之以信大母壓小弱母背強困則相拯得必與

共而後能幾相與有成之功也

韓愈爲潮州刺史詢民疾苦皆曰郡湫水有鱷魚其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愈往視之炮一豚一羊投之并爲文以告約其盡三日南徙于海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刺史則選材技壯夫操勁弩毒矢與鱷魚從事是夕暴風震電起湫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旣行衆皆危之愈至廷湊嚴兵相迓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將帥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

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旌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謹曰善廷湊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

錄曰易中孚曰信及豚魚又曰利涉大川乃化邦也夫魚冥然罔覺之物孚信能感於魚則何事不可濟何物不可化哉



雖以蹈水火臨不測可也故曰利涉大川也當是時廷湊雖驕悍不過亦若人爾以愈之忠信能服其心故謹然聽命非有他道故又曰乃化邦也抑蘇子有言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可能者天其不可能者人耳

按昌黎方受命時元稹言於帝曰韓愈可惜隨有更觀事勢勿得遽入之詔而公以止君之仁死臣之義自矢一往不顧身探虎穴卒不辱命誰謂儒者無勇哉夫昌黎之原道儒者未嘗全許亦猶姚江之未愜人論也而其事功表

表有用之學豈無體而能之乎程朱謂昌黎因文求道失進爲之序不免舉其外而遺乎內然秦漢以來聖學榛蕪非比宋世賢哲迭興之會爲程朱較易爲昌黎實難學必如程朱庶可議其小疵而歸於大醇何也蓋君子立言非難言而能自量之爲難若陽明誅叛擒逆闢土安疆其德業文望儘堪名世何須講學卽講學亦何須更詆程朱祇自增一龐贅爾且世之論陽明者不過閉門兀坐標舉陳言誇矜富有遂欲挾此以凌駕古人籠罩當世一時浮僞者樂其提掇庸鄙者借其虛聲羣侈口而詈罵之試當事變之來盤錯之遇果智足以料賊謀足以出奇才足以呼

衆乎故必有陽明之事功然後可以議陽明之學術不則  
放言高論正夏虫語水蠹眼測海而已其於姚江何損哉  
宋史太祖謂趙普曰天下自五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八姓  
十二君僭竊相踵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國家長久之計其道何  
如對曰方鎮太重君弱臣強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  
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等皆上故人有功  
典禁衛兵一日晚朝畢因與飲酒酣太祖屏左右曰朕非卿等  
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安  
枕居此位者誰不欲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出此言今天命  
已定誰敢有異心帝曰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守信等泣曰

臣等愚不及願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  
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  
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  
永遠不可動之業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與卿等約爲  
昏姻君臣之間兩無猜忌不亦善乎守信等謝曰陛下念及此  
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

錄曰陳橋之事變起倉卒五代相襲之舊也兵權之釋患銷  
未萌大宋不拔之基也易曰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豕曰揚  
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夫小人之亂極  
矣循環損益天故篤生大有爲之君又得出乎其類之臣剛

明果決乾道盛備陰柔潛消故能顯行於朝廷使人明知去就之義進退之幾其至誠孚信既非挾詐任術而渙汗大號亦非陰謀譎計此所以異於躡足附耳誅醢殄滅而宋之家法光於漢唐非此之謂乎

按功臣乘時崛起分茅胙土亦欲施及子孫而上賜以鐵券誓以河山其始非有意於芟刈也然往往不以好終何哉蓋草昧經營本繫儕偶相狎迨勢分一定上或慮其不能終下每爲設備若輩多出武夫不通曉大義不熟諳古今鑒戒又不知上之慮我未免恃功驕悍觸忌以其所觸投其所備如機之伏猝發而不可止寧能善全宋祖視此

皆我故人不妨以故人之道處之開誠相示語皆入乎至情絕無叵測待人之意守信輩能不爲之感泣邪或曰藩鎮之禍雖除而兵勢之弱由此此非確論向使用將長如曹瑋楊業岳飛孟珙父子兵何由而弱吾未見節鎮之授良於禁兵廂兵之制也

趙普爲相太祖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嘗薦人爲官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又以其人奏太祖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上悟卒用之有小臣當遷官上素惡其人不與普堅請上怒曰朕固爲不遷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

怒甚起入宮普復隨之久不去竟得命允

錄曰補綴舊牘盛時之事也普可謂無負於薦賢矣何獨於榻前之署而忍裂斷之乎是時藝祖當乾普方以社稷自任其私心未動利害未萌故能盡忠所事及再相之後私心已動利害已萌由是不能不以得喪爲愛惡也雖然若以他人觀之惟徇好惡罔敢異同豈有再三之瀆補綴之章乎若普者蓋非能悟帝乃帝能悟普耳

按自來稱守正不阿之臣曰批敕曰焚詔裂麻普之補牘亦或類是而普實非其倫也受吳越王瓜子金十瓶唐主銀五萬兩冒禁市販秦隴大木假隙地私易尙食蔬圃以

廣其居多營邸店以規利又庇堂吏胡瓚李可度受賕骹法以私憾殺姚恕馮瓚李美李檝又屢以微時不足於帝及已者爲言挾私如此烏知補牘之舉非有所爲而爲者乎夫子論事君之道曰勿欺也而犯之普之犯則有矣以云勿欺則未也

吳越王俶聞唐亾而懼乃與妻孫氏子惟濬孫承祐來朝太祖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信任不疑留兩月遣還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戒曰途中宜密觀及啟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旣歸視事命徙坐於東偏曰西北者神京在焉主上信我而我敢不敬乎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

錄曰帝之歸俶其懲乎鉉之論煜與他人之鼯睡既不能容在已之獨覺又不可信徒狗羣臣之懵惑而無明炳之遠圖一旦如有鉉者則帝之辭屈矣以此示信至於異日尙留而弗遣則二帝量之淺深德之厚薄又可見矣

王旦爲相上益親信言無不從凡大臣奏請必問王旦以爲何如然後施行旦惟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更每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所長密籍其名不復與見遇有差除必先疏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故惟旦奏無不俞允

錄曰真宗之信王旦豈誠心與直道哉始也媚之以固結其心終也信之以成就其志向使旦不能任帝之詐帝亦豈能信旦之言乎以爲近密則可以爲慎守則未也蓋慎者當官之義自始至終不容一毫苟且而可貽臨歿之悔邪觀者當自識之

張詠前後治蜀皆以恩信民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復來也旣至易嚴以寬凡令下人情慰愜蜀郡大治上曰得詠在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矣嘗問李昉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恩惠及民安得不信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耳只此一個信字五年方得成又曰子異日爲政信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

民安而樂業行斯四者在先率其身

王曾嘗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夷險可以一致其再蒞大名治政益信於人民居軍伍咸畫像事之時契丹使往來入境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潔服而入

杜衍平生直諒忠信取重天下嘗曰衍歷年多任事久上爲君上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凡事得以伸其志又曰自在幕府至監司人尙不信及爲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復至公待物樂與人善旣知其人則無復毫釐疑間始韓琦爲樞副論難一二事公不樂久之相亮每事問曰諫議會看否看便將來押字琦益盡心不敢忽

錄曰三公者國之著蔡時之柱石也而自信信民上而君長次而同列不易得如此然則苟無三公之行誼而遽痛哭於君前徒勞其民力廷臣毀之輿人謗之固其宜也子夏有言獲上使民必先於信君子可不益自勉哉

按治必久道而化成山川風土殊俗異宜自一邑一郡以至一路悉其民情之奢儉淳頑土田河渠徭賦卒伍之利病徐究其條理得其端緒而又博徵文獻歷考成規合之於時推之於政斷然興釐施設而不疑然後可以有功譬人之於馬初時控御不相調習久之而服馴其性則駕馭不勞左右如意假令東移西就席不暇暖雖在古昔或無

夫船輿馬之擾屬員迎送之費衙舍器物供帳之煩而風俗粗諳職任已離相代之吏能保同心合志如蕭規曹隨者乎人易一地而復然地易一人而復然民且不能習官官又安知所以治民乎觀忠定之治蜀沂公之在大名祁公自幕府至三司皆必歷久取信而治效始成蓋古有久任之法加其爵而不遷其官是以上無目前苟且之政下無五日京兆之心民不妄費時多循良職此之故志富教者當於此加之意也

仁宗信任大臣擇報聘契丹者呂夷簡薦富弼時帝以平治責成輔相而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至入對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容進樞密直學士弼固辭曰國家有急不可憚勞何至以官爵賂焉遂往

錄曰史稱帝剛斷不足豈其然哉以平治責輔相以北事責富弼以西事責仲淹帝之斷有餘矣及其衰也猜忌生焉嫌疑作焉推其故正以懷祿者多徇國者寡賢不肖混淆以致帝心之不固也然則弼之辭官豈無謂哉

富弼至契丹見其主曰兩朝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弼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遂進說曰北朝忘章聖皇帝大德乎

引道金 卷之二十一  
澶淵之後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害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爾主驚曰何謂也弼曰今中原兵精馬壯法令修明上下一心果欲用兵能保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亾士馬羣臣當之與抑人主當之與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主大悟首肯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

錄曰始契丹之報聘也擇無敢遂行者雖鄭公毅然請往而歐陽公上章留之豈非天下之至難乎及鄭公旣至契丹雖反覆數百言不足以難之未見其可畏又安見其至難哉蓋天下不難於威武而難於信義我所倚仗惟信與義可以懾

服其心舍此而論強弱較勝負非君子所敢知也傳不云乎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達順斯羈所以成功也然則爲國者何必畏難而自阻乎

按鄭公以主臣利害爲說實是確論故一經開諭豁然頓悟而和好遂成若必以利爲不可言而責其勞師奪地爲非仁違約失好爲不義以仁義說之彼將百說而不一聽矣蓋當日情理事勢大非高孝時比故止以利反覆陳說使其聽而繼好則我自無殘民黷武之舉而出使不辱彼雖所見爲利此之所得仍是保民之仁奉君之義理有不必泥而適相成者正善用孟子教宋慳之指也子思曰仁



義正所以利之也吾亦曰利正所以仁義之也

富弼復如契丹議增幣及誓書往主曰南朝旣增歲幣其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者然則爲納字弼亦不可主曰南朝旣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則於二字何有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一時聲色俱厲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

錄曰景德之誓書一慶曆之誓書二景德之和好近慶曆之和好遠以仁宗之世畧不如漢謀不如唐強不如秦富不如隋惟恃一弼之誠信以爭二字之獻納國體所在亦可觀矣

雖然有帝之謙光而爭納字不爲過有帝之節儉而增歲幣不爲侈有帝之天性仁愛而弭患息兵不爲虛文不則口受之辭與臨發之言尙有異同何況後日之史筆乎

按人臣事君先公後私夷簡以私憾富弼將口受之辭與誓書互異冀用中傷使非鄭公精詳重複啟視馳還易書不惟忠義獲罪而國體不由茲喪邊釁不由此相尋無已乎夫祁奚舉仇廉頗負荆或至公而無私或急公而不恤其私故个臣之度首取有容鄭公何人使遠何事而顧汲汲於徇其私也哉蒙正稱夷簡有宰相材考其秉政行事廢郭后貶道輔黜仲淹尹洙宋庠皆由私怨徒以曉暢庶

務爲時倚任與蒙正之不欲識毀已者異矣

時西邊用兵守備不足种世衡建議延安東有寬州廢壘請城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及成賜名青澗城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屈強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名遠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羗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臥帳中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邪率其族羅拜聽命世衡在青澗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兄弟親信用事欲謀間之遣書喻以早歸之意元昊信之果疑野利兄弟卒以誅死使其臣李文貴

報言許以通和願賜一言世衡白仲淹論以朝廷開納德意縱使還報自是元昊請降稱臣如舊

錄曰种氏本出放後初無聞於時也而其後世遂爲名將要其立功青澗奴訛爲始野利剛浪爲終其始也臨不測之淵冒不虞之險其終也以前日之信立後日之謀世之爲邊帥者不可知所務乎雖然世衡之時有仁宗在上仲淹在下故能成功若君非寬仁大度將非公正明信則雖欲決策一時且不可得况望馳聲後代哉

司馬光爲人忠信正直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

皆化其德有不善必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及居政府凡新法爲民害者剗革畧盡或曰熙豐舊臣多儉巧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於是天下咸信之曰此先帝本意也

錄曰人何以不可對人言乎蓋人者對已之稱已非可以自欺而可欺人乎哉世之欲欺人者雖百計言餽然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昧者是必支離澆漓欲言而趨趨也所以聖賢誠意先毋自欺人豈有不自信而能見信於人者乎溫公釐革宿弊勇罷新法皆其自信中來雖天不祚宋亦未如之何也已

按南軒張氏曰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人處此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使我答之亦不過如此溫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已利害想其平日有養故臨事發言卻如是中理今觀溫公生平進德修辭無一不以存誠爲本誠則可以動天地格鬼神而況於人乎公之勲名事業顯當時垂後世良有以也程子謂君實能受盡言儘人迂逆終不怒其存養爲何如者或言其居洛十餘年止成就得一部通鑑何其淺視之邪

唐介拜叅知政事自以進由直道感慨知遇純誠盡公多所獻替用人明言其才否不立恩不避怨與同列論政事反覆再三

未嘗阿屈於祖宗法度有所更變近臣有所進退尤極其慎雖在帝前必究切辨折要是非之歸未嘗反顧帝益敬信之天下翕然想其風采

錄曰愚觀唐子方何其幸哉始也直聲滿天下終也直道滿朝廷士之生斯世爲斯民雖微賤亦思自副矧諫官乎雖一命必思自効矧參政乎其所以益感知遇敬信不疑上下之間同是無負而已

常安民主信爲治與安惇同僚惇常毀素所善者安民曰若人素厚於君何詆之深也惇曰姑面交耳安民曰君所謂匿怨而友其人乃李林甫也惇笑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故安民常曰

處厚若貴天下事可知我當歸謝寧復校是非第恐累陰德耳後惇子坐誅果如其言時元豐用事諸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尤竊憂之貽書呂公著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見幾微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夫去小人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竇五王皆前世已然之鑒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兩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又言呂惠卿賦性深險今過闕必稱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後請對果然帝正色不答時論快之又嘗極論章惇蔡確曾布時蔡京之惡未著人多不信安

民獨言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章前後數十上皆確論

錄曰夫筮龜藥石世並珍異者蓋藥石能治已然之疾而筮龜能決將來之禍無筮龜則藥石無所措其手無藥石則筮龜不能神其用要在夫人之決計何如耳宋之天下譬人之一身始焉不信平和之劑率意妄投以致內而腹心外而四肢莫不疋然病也中焉力施救治之方百計愛護思欲挽回是以上而着宇權而顏色莫不蛩然喜也終也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於是病加於小愈患生於怠惰而膏之上育之下瞠然不可解矣此安民之言信若筮龜然而不能用者國之元

氣關於運之盛衰人之死生繫於命之修短有如宣仁者天若祚之以耆壽終之以至公永無社飯之虞何至調戲之患則雖百狼千虎將見天高日升不能恣其咆哮矣惜乎元祐淪亾紹聖繼作中朝列爲荆棘人類化爲鴟鴞詩不云乎內異于中國覃及鬼方其言不惟可信尤可痛也

按安民自少應舉不從王氏經學其妻與蔡確妻兄弟也絕確不與往還則其志節早定矣乃章惇曾布摘其與公著書中陳竇五王之語以爲比帝漢靈故激主怒抑何計之下也夫漢高之釋蕭何自比桀紂劉毅之答晉武擬於桓靈孝文時賈誼賈山俱引秦皇爲鑒宋太宗自比唐文

皇李昉誦白居易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之句帝遽起立以爲不如後之論者不聞以此貶議諸帝也惟吳張尙比孫皓於孔子以不王見殺隋薛道衡上高祖頌煬帝謂魚藻之義爲刺幽王由是坐死此可援以爲法哉蘇轍上章疏援引漢武捨宗以此罪之范純仁曰轍之所論時與事也非人也足爲文字定論矣

楊邦乂神色明秀長身山立其德行稱於鄉信於友初攝溧陽號令明信會叛卒周德據府城殺官吏邦乂立獄囚趙明於庭結以誠信遣之去翌日明果悉里中豪健擒賊討平之時通判建康金兵渡江杜克下令城守知府陳邦光出城迎敵克先降

惟邦乂不屈邦光說之曰公故貧有兄垂老仰分祿寡嫂孤姪遠來就養五子尙幼一女未嫁寧不念此邦乂曰茲人之常情吾獨無情乎家國不兩立吾信無疑矣金人置酒飲降者邦乂及階以首觸柱礎氣益厲時有劉團練取幅紙示之曰無多言爲趙氏卽書死字爲我卽書活字於是取筆書死字又刺血書衣襟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明日復容問邦乂大罵裂襟以示遂遇害相與剖其心而視之

錄曰愚觀宗澤之憤杜克之暴邦光之降邦乂之剖皆汪黃用事之所致也而金陵王氣所萃非臨安一隅可比帝已失之東隅尙可收之桑榆而縮手無策坐待陷亾然猶延數世

之脉者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城可破而幅紙不可破腹可刳而血書不可刳向使忠襄不作人胥雖生猶死矣惟能立誠示信凌天貫日庶幾生氣賴以不泯乎

按人臣當國難之際中人以上多有倖生貶志者大都怯死惜才顧恤家室三者而已夫平昔慷慨論議壯懷激烈盱衡往指責備畧無恕辭似乎一當不幸殉國捐軀萬死有不難者乃往往行與言違或同僚共約而不踐或揚言致命而中更豈非立意不堅私愛難割以致是邪邦光所言皆屬人情最難愆舍縱他人聞之亦大慘惻而忠襄毅然無少顧恤當由輕重之衡素定是以造次之頃莫撓所

謂剛腸義膽百誘不回者是其人與

岳飛受命討楊么時張浚都督軍事會朝廷詔還防秋浚召飛欲候來年更議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也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故難若因敵將攻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解散而後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賊浚許之飛遂如鼎州先是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爾乃遣使招諭其黨黃佐既至拊佐背曰子知逆順立功封侯豈足道哉至是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遣歸湖中欽又說全

琮劉詵來降么負固不服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能行乃急擊之賊奔港中復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遂赴水死衆俱請降果八日而捷書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么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爲讖

錄曰人皆謂岳侯神算愚竊以爲飛之自信也其言曰智信仁勇嚴缺一不可今觀以水寇攻水寇是其智果八日而捷是其信招之能來遣之能去俾人心服是其仁欲犯我者除

是飛來是其勇無俟來年別議必欲都督少留是其嚴智故不困信故不爽仁故不殺勇故不懼嚴故不惑回視富平之後符離之師真兒戲爾以親服神算之人他日督府之議竟致面違心否况其他乎是當爲浚惜不足爲飛痛也

按用兵雖奇正不同然非堂正之法熟諳胸中而好奇違制以試僥倖未有不敗者古來名將甚多談兵亦夥孫子曰兵有定體太公曰變化無窮故有示強示弱利久利速或深入而取勝或遠追而殲敵或因敗以爲功或就計而誤彼甚有冒兵家之忌以徼乘危之勛要當審勢量敵而神明之無妨執泥無妨變通也淮陰泝水之捷置之死地



而生亾地而存他人用此寧不倒戈逃散乎故得其人則武穆兵何常法運在一心所向無不如意苟非其人則雖趙括能讀父書祇足覆長平之師而已爲將者毋徒樂飛將軍之寬而不屑爲程不識之嚴也

楊存中爲人忠謹高宗爲康王開大元帥府卽親信之時帥府草創存中晝夜扈衛寢幄不令頃刻去側及南渡駐驛江浙存中以勝捷軍從張俊守吳門苗劉之變從俊赴難擢御前統軍俊復欲留置軍中上曰宿衛之帥朕所選爲不可易也在殿巖凡二十五載金主有南侵意存中上備敵十策步帥趙密謀奪其權指爲喜功生事竟代之未幾邊聲日急帝如建康詔爲御

營宿衛復使扈蹕因語宰相曰楊存中唯命東西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又曰朕假借諸將眷存中尤深撫綏之過於子弟曩於趙密之代不安寢者三夕於是出入四十餘年至孝宗尤信重之呼爲郡王而不名

錄曰愚觀中興諸將岳最危楊最密其危者如波濤洶湧雷霆奮迅始終不失其正故天下後世重之密者如指之在臂臂之在身東西惟命所使故當時人主悅之觀秦檜殺岳飛佯爲不聞而趙密代存中乃爲不寢帝之存心厚薄於此分矣夫豈不知更有忠無與二者乎

弘道錄卷之二十二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四世孫遠平補案

父子之信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錄曰此舜之心斷斷乎以親爲必可信而無一毫之疑者也彼外於父子之恩者皆由其始之不信是故明皇疑睿宗之害已而後王琚之言易入肅宗疑明皇之得衆而後輔國之譖始行了翁所謂彼臣子之敢加於君父常起於見其有不

引道錄 卷之二十二  
是處耳鳴呼始之所見卽中之所疑也

按至德初明皇加肅宗尊號固辭不受而肅宗遂上太上  
至道聖天皇帝父子之間遞相挾詐而不以信蓋其家法  
然矣故唐有天下二十君其立不以正者十三焉或託禪  
受或乘兵革或由宦官強臣之手乃史臣謂內禪者四獨  
睿宗上畏天戒出乎至誠夫臨淄發難不先白相王而與  
劉幽求等定議一晉陽挾父也太平側目前星有變七月  
四日知古之告與六月四日建成之誅又無異也睿之禪  
亦迫乎時勢不得已耳其時蓋由惑於諸臣言天子之孝  
當以安社稷宗廟爲主不得但顧私親一語誤之試觀孟

子許舜之言不且爽然自失乎

詩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  
四方

大雅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  
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錄曰此商周之鼻祖史記於詩乎據果可信乎曰非然也詩  
者以意逆志而已夫有匹配之賢而後有嗣續之美此天地  
之常經生民之至理也古者高辛氏之王天下也普施利物  
不於其身仁而威惠而信帝有四妃元妃有郃氏女曰姜嫄  
生稷次陳鋒氏女曰慶都生堯又次有娥氏女曰簡狄生契

又次媼訾氏女曰常儀生摯夫以聖德如高辛而四妃爲之配其生聖子乃理之必然而馩鳥之祥履武之異適然相應豈一旦卵其卵跡其跡而遂生子乎彼作詩者在於措辭之善乃加天命二字且曲爲形容名棄之意而有隘巷寒冰牛羊腓字之說讀詩者固不可以文害義也後世從而附會之舍高辛爲之父而以神怪不經之論加於萬世之聖人其失在於不達詩之本旨故爾夫儒者以窮理爲務誦詩三百且猶不達何怪乎佛氏洞脅而生馨香滿室老子生而頭白之誕乎錄以傳信故不可以無辯

按古者立郊禘當馩鳥至之日祀以太牢天子親往后率嬪御以從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馩鳥至而祀以生商實天命也姜嫄隨帝之後武同祭郊禘詩曰履帝武敏歆蓋履高辛之武而上帝居歆之敏速也生而棄之者蓋生產每苦其不達而難也今則先生如達矣生產必坼副有災害也今則不坼不副而無災害矣其生也異乎常人此其所以棄之耳乃遷史信詩太過鄭箋又信史太過致有墮卵取吞之說後人益附會之遂云華胥履跡而生庖犧少典感龍而姪炎帝劉媪交龍而孕漢高世顧有異物交而生人之理哉後世厭常喜新更有蒙詔之母感浮木而產十子高昌之始裂樹癭而得五男皆雄長數十世誕

妄不經之語自此詩啟之實自說詩者誤之也

春秋魯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錄曰自小弁之怨作而父子之道乖夫子作春秋蓋傷之也雖以魯事而實非止爲魯也左氏以爲感隱桓之禍故以喜書誠哉末乎吾夫子別嫌明疑之意斯其至矣蓋夫婦別而後父子親桓之昏惑與文姜之敗度千古所未聞也史書九月丁卯昭其實也詩稱展我甥兮著其微也以是爲坊他日公尚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然則非胡氏所謂明與子之法防奪正之事將以正魯桓身後之惡定千古不決之疑爾其爲世教慮方始切哉

魯僖公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錄曰夫周室何以東遷幽王何以被禍而春秋何以作與皆世子之莫定也本一搖而其弊至於丘墟其社禾黍其宮殘戮其身尚猶未悟一再傳而有子克之難至於子頹之亂又惠王所身鑒也反國未幾復有叔帶之萌吾不知惠王獨何心與推原其故皆好樂不得其正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者也雖以明信在人及其卒也尚不敢發喪告哀失父子之親戎伐王城虧兄弟之義天王出居于鄭蔑君臣之禮皆惠王有以啟之耳向微桓公惠之不爲幽幾希矣周將何遷乎夫子

特書許之蓋爲天下萬世大計非區區一人之位是關也

左傳頹考叔頹谷封人也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絜我獨無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頹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錄曰愚觀頹考叔之能昭於大信也夫匹夫之誓示之諒也君子之要約之義也故一言而開莊公之惑或曰悔者信與疑之間也不悔則不能因其所明而導之能悔則猶在唐肅宋光以上者與

按姜氏以寤生之故憎之終身真婦人之見哉武公不從其請蚤知弟不兄若矣乃莊不教弟以善而故養成其惡設阱以待愚人之自陷從而逐之且遷怨及母寘之城頹則不兄之罪小不子之罪大何穀梁責莊謂不能緩追逸賊失親親之道公羊又謂如取諸母懷而殺之不知莊未嘗殺段也段奔共後奔齊奔莒所謂寡人有弟未能和協而使餽口于四方者是也且安可置逐母之逆於弗問反以斗粟尺布繩之乎爲考叔者當告之以大義動之以天

性而乃因循誓詞及泉相見倘曩以蓋棺作誓則將輿棺使之入而復出邪蓋當時所重盟誓故不得已而爲納約自牖之術以云孝子不匱君子許之則未也

季友之母出自陳桓公魯桓公絕幸愛之季友將生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號爲成季

錄曰愚觀季友之生天實厭亂非獨爲桓也夫桓莊之不君文哀之不婦般閔之不幸叔仲之不臣當是時已無魯矣使無賢者生於其間周公之祀不幾墜乎其有文在手者指其

掌也天意若曰友者昌弗友者亡繼般與閔友之道也不然季亦淫人之裔何德於天乎其立僖以定魯乃以弭亂而存祧也卜筮之意深哉

按邑姜生唐叔有文在手曰虞而宋仲子之手亦有文曰爲魯夫人生桓公而基鍾巫之禍今桓之生季亦因手文而命之何與前人適相符也後此若梁高祖有文在手曰武隋文帝有文在手曰王秦苻堅有赤文在背曰草苻臣往往亦多徵驗故論者謂友能醜叔牙縊共仲二難方作一反掌而定之似爲天之所授惟是始震而卜卜而預知其名與手文脗合楚丘之父是操何術邪矧友雖有大功

於魯乃其子孫遂擅魯政而逐昭公卑公室然則季強而魯不昌其與卜辭何全不侔也

成風聞成季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錄曰僖公之立果人乎抑天乎曰天也夫彭生之乘文姜致之也絕於天一矣哀姜之入宗廟厭之也絕於天二矣以至孟任之奔而卽有圍人犖之鞭撻天絕之三矣子開之立而又有卜齮之奪田天絕之四矣風氏之繼姜以有後猶薄氏之繼呂而立代也豈非天實爲之哉

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獻公將薨謂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

及薨奚齊立里克謂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如之何願與子慮之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於是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息又立卓子克復弒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錄曰尾生信矣而與女子私則非正也然則君子何以與荀息哉與荀息正以甚里克也夫克之傅申生名正言順非若息之傅奚齊也優施一飲而中立與死者復生而不愧相去何懸絕哉向使克能守正不惑以免申生於難上也若守死無二以與之殉亦其次也旣甘心矣復覩其面若克者吾不知爲何心惠公不明正其罪尚以廢興爲辭然則晉之刑政



又不待責矣故夫子復累惠公累惠公亦以甚里克與

按晉語晉將廢申生立奚齊大夫里克丕鄭荀息相見克曰若何荀息曰吾聞事君不違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鄭曰不然從其義不從其惑也必立世子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則廢立之舉息實成之向使三大夫皆從義而不阿惑則曲沃可以無城東山可以不伐而新城之難未必作矣奈息徒守尾生之信甘以身殉而驪姬一泣杜原欵先已見殺是奚齊有傅而申生反失其傅不死何待此傳稱里克爲申生傅者誤也初世子之伐臯落也里克非不强諫謂冢子奉冢祀軍旅非其事奈何中立之見

橫結胷中始以觀望終至僨敗丕鄭雖有從義之言而不能正兩人同死於夷吾匹夫之手究之息以節著克鄭以臯誅亦可哀已嗚呼人於死生之際可不審哉史遷謂里克鞭殺驪姬于市此與齊桓之誅哀姜而歸其尸均屬快舉獨惜其無是事耳

晉趙衰卒子盾將中軍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道遜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旣成以授太傅陽處父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

錄曰蠱之六五曰幹父之蠱用譽晉侯本以陰柔之質而能任陽剛之臣觀其立政制治豈非大有爲之才乎故曰成季

之勲宣孟之忠令聞長世所謂承以德者也

按春秋多世卿晉之有趙猶魯之有季凡卿不世則政不專三家分晉大都積漸所成然成既佐文創霸而宣亦能輔立靈成以繼霸業洵爲克紹前休以光邦家者但冬日夏日畏愛攸分自覺子遜於父世道之升降豈非人事爲之幹運乎

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吾人服媚之如是旣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

錄曰孟子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子華之立亦旣受命於天爲質於諸侯則鄭之君位確乎有定子蘭之生方且將信將疑矧又羣公子之多乎乃以奸鄭見殺遂致紛紛竄逐而子臧之出奔子士之醜毒子瑕子俞之早卒無愛然後石癸之說行而孔將三人之計定大宮之盟立而靈襄數世之大興矣豈非天之所啟乎後世蒼龍據腹之祥雖不同侔嗚呼蘭也其馨龍也其天矣乎

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將立莫知所從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

引道金  
卷之二十一  
九  
壁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  
庭使五人齋而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于子哲皆遠之  
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鬪韋龜屬成然焉

錄曰愚觀楚共王之事嘆其不信已而信神不擇人而擇鬼  
不爲明顯暴白之事而徇幽隱難知之謀也夫堯舜之天受  
者以行與事示之也未聞當璧而壓之紐也彼巴姬何爲者  
哉其愛惡之情未必不寓於埋璧之際而或當或否豈非教  
之以篡乎上有篡者下必有翼之者矣此五子者始終以弑  
立果孰爲神之所擇乎

按無適則立長年鈞則以賢先王之訓也在古亦有義鈞  
則卜如檀弓所云石祁子兆者然未聞不以著蔡而以璧  
見羣望楚俗信鬼埋璧之事大類巫覡所爲少者覲非分  
之福臣下託神命之靈數年之間幾成鬼國五子相殘者  
四棄疾歿後亦不能保遺骸繼統大事僅聽之神豈果神  
之有神邪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媯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  
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相協晉韓宣子聘  
於諸侯之歲媯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  
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  
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將不

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

錄曰愚觀福善禍淫天道未嘗爽也以宣姜之亂孟縶之疾天蓋奪其嗣矣然而康叔之祀不可廢姬德之傳不可泯雖無孔烝鉏之夢史朝之筮其能已於子元之立乎雖然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衛之諸臣可謂從善矣卒之公孟安於居不以長而爲嫌靈公利於侯不以庶而見奪夫子於衛襄公書卒書葬者以此不然紛紛旣亂不第傳之所陳已也

按盤桓有難進之象足爲動物震實象之不良於行之占也宜居貞而別有所建變而爲比比曰有他吉則亦非孟之吉矣長男之爻變而爲坤坎爲中男居上得位上下順從孚以相應臣民左右無違阻者康叔之命元不益信哉

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錄曰稱騫之孝而必本於父母昆弟者蓋騫之母猶夫舜之母騫之弟猶夫舜之弟也父慈而母否則人間於其母兄愛而弟否則人間於其弟此舜母不免於豎象弟不免於敖也騫以至恩篤之以戚言動之於是父回其遣母之心母返其單子之念三子各依其親而騫之孝始無間於人人矣此孔門之實行不可以莫之辨也

漢書高祖姓劉氏父曰太公母曰劉媪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頤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高祖常繇咸陽縱觀秦宮闕喟然嘆息曰大丈夫當如此矣

錄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不可極極則反也三代之盛至於定鼎洛邑宅中圖大陽道極矣所謂亢龍有悔者也故東遷之變生焉五霸之興至於三家分晉六國合縱陰道極矣所謂龍戰于野者也故秦并之禍作焉陰陽俱困天地之道斃晚殆甚故雀而生騮馬而生角皆以賤易貴以小易大之徵

也然則夢與神遇而雷電晦冥不猶巨人之跡馭鳥之祥乎漢之受命於斯信矣

薄姬文帝母也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得幸漢王四年坐河南城臯靈臺此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王問故兩人具以實告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蒼龍據妾胸上曰是貴徵也吾爲汝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

錄曰媪之所夢應天啟運之兆也姬之所夢輔世長民之符也秦與漢二代之興廢也媪與姬一朝之始末也故各有天命之徵焉詩所謂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者以此不

然已以爲類而天不蔭之我以爲愛而人實憎之幾何不爲  
隱之血彘之肉乎

雋不疑爲京兆尹有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衣黃襜褕著黃帽  
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  
視莫敢發言不疑曰諸君何患乎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不納  
今來自詣罪人也遂送詔獄廷尉驗治竟得詐狀本夏陽人姓  
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爲事有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貌似  
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以得富貴卽詐稱之自不疑之後趙  
廣漢亦尹京兆自言禁姦止邪於我庶幾至於決朝廷事不及  
不疑遠甚

錄曰唐德宗時有詐稱帝母沈氏者與此皆坐誣罔惟宋高  
宗時詐爲永福公主帝受而不疑寵莫加焉後雖爲韋太后  
所發亦縱其自竄而不求治則帝之悔也甚矣此成方遂獄  
不可無雋不疑之見也

于定國之父于公自爲縣史決獄平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姑  
憐其少寡無子欲嫁之終不肯姑以爲累反自縊死姑女告吏  
驗治孝婦自誣服獄具上府于公爭之不得竟論死郡中枯旱  
三年後太守至者卜筮其故于公曰勿卜咎在此也於是太守  
殺牛自祭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定國少學法於父亦爲獄  
史以材高遷及爲廷尉甚見信用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

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始于公間門壤里中  
父老欲共治之公曰必令高大可容駟馬高蓋我昔治獄多陰  
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復爲御史大夫封侯傳  
世至今人以其言爲可信云

錄曰張釋之之無冤民文帝之仁也于定國之民不冤宣帝  
之明也其曰陰德有關子孫當興者亦君相造命使然也觀  
者當信諸此

按漢袁安錄楚王英獄出千人之冤和熹鄧太后省釋洛  
陽獄囚皆值天旱應時澍雨宋寇萊公以刑政不修守臣  
有不當死而死者故旱爲罷宰相天卽大雨旱潦之來皆

有自召而天所以應之者速如桴鼓則何不示警於未事  
之先如袁安鄧后之時而乃降割於已事之後一人旣已  
枉死復累一方無辜之民嗷嗷艱食乎夫有于公而能爭  
之有于公而始明之安得天下盡如于公者爲之辨白則  
枉殺而不及知者未必無也枉殺一人旱且三年假政刑  
不當有甚於此其爲災諒不細苟弭災者不究其致此之  
由卽盡力以挽之天豈能應之哉

廬江毛義少苦節以孝行稱南陽張奉高士也慕其名往候之  
坐定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賤之  
固辭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自後公府徵聘俱不至奉乃嘆曰

引道錄 卷之二十一 賢者固不可測向者之喜爲親屈也

汝南薛包好學篤行及父娶後妻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信而還之

錄曰史稱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爲行行信於心而後能感於人遂以成名於後世受祿致禮於當時可謂能顯親者也

陸績爲掾其母治家有法楚王英謀反事連續請詔獄嚴其母自家來無緣相見但作食饋績績對食悲泣不自勝使者詰其故曰知母遠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今所餉羹非母莫能調也

蔡順少孤養母順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卽心痛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

錄曰愚觀陸母之餉羹與蔡母之噬指可以驗天性之至信矣夫中饋家之所尚膚體子之所同惟所尚故雖終食之間不敢違其親惟所同故一舉足之際不敢忘乎母非若他人必待孚而後信者比也

按孝爲百行之首夫人能孝則推廣此心將五倫五常莫不可由此純全無疵然亦有不克充類者如吳孟宗魏王祥晉劉殷皆稱孝感格天傳之史乘乃宗當孫綝廢立時爲告太廟祥靦顏仕晉位三公殷受人餽遺不謝旣被成



都之徵爲軍諮祭酒又復反身事漢貴爲國戚何竟不能移以作忠哉夫一行之至足掠百世之名一念之差直詒終身之玷故修己當務其全而觀人必於其竟若阮籍達士而爲司馬昭作勸進表馬融大儒而代梁冀草殺李固疏行與名違又在楊子雲蔡伯喈下矣

唐書太宗諱世民高祖第二子母曰太穆皇后竇氏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之別館年始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貴人也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高祖因採其言命名曰世民

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漢高至唐五百餘年中更晉宋齊梁陳篡逆者六七作朝廷無百年之運四海有瓜分之擾至隋甫能統一然亦以篡始必以篡終皇矣之鑒欲致者屢矣此濟世安民之言確然可信不必徵諸異人而實本於至理也

按書生之言信矣高祖旣採其言以命名太宗必習聞其說而自負二十年內處心積慮無非欲實其言晉陽宮人之劫六月四日之事皆因此言而發獨是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豈是人臣之相高祖旣驗其言而不置以爲後以致喋血禁廷則於深信之中或亦有未信者存邪

貞觀十七年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褚遂良定策立晉王

治爲皇太子時有飛雉十數集宮中太宗問是何祥遂良曰昔  
晉文公時有振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振子曰得雄者  
王得雌者霸文公遂合諸侯始爲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  
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  
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授太子賓客

錄曰晉王名治小字雉奴遂良豈不知之哉飛雉之集太子  
之瑞也顧謂告秦明德則迂矣此天與之信不待諄諄然命  
之也

天后時睿宗爲皇嗣公卿希復得見太常工人安金藏給使得  
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

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引佩刀自刺  
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醫內腸褫桑楮  
紕之閱夕而蘇乃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  
卽停獄睿宗乃安景雲時玄宗詔鑱其名于泰華二山碑以爲  
榮卒配饗睿宗廟庭

錄曰安金藏雷海清皆工人也或能伸父子之大信於酷焰  
炎灼之時或能抱君臣之至痛於凶虐滔天之日視死如歸  
乃其素耳顧乃絕而復蘇裂而復續卒至名鑄泰華勞配闕  
廷古今以來罕所聞也

宋史太祖姓趙氏名匡胤父名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

母杜氏生帝于洛陽夾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後唐明宗登極之年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斯民主明年太祖實始應期而生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錄曰按五代史云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于戈起於骨肉異姓合爲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天故篤生宋祖以定萬世父子君臣之分而其降生之異受命之符蓋有不期然而然者豈不較然爲可信哉

按自天寶後安史始亂繼以藩鎮跋扈爭雄角鬪沿至五代二百餘年戎馬交馳悉索敝賦民當其際蓋無復生人之樂矣天心仁愛下民豈忍久聽顛連縱無明宗之祝自當鑒觀求莫出此湯火况明宗言出至誠勤懇不懈是以宋祖應運挺生以開三百年太平之治不可謂非一念之誠所感也生長邊地不識詩書而公天下之心直與堯舜同量觀此則知事由倉卒將士推戴雖素有大志而與石郭輩乘時徼倖早積慮以覬覦神鼎者迥不侔矣先是周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檢點作天子及陳橋之變遣楚昭輔入汴慰安家人報曰檢點已作天子杜太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

錄曰後世因太后此言遂病太祖陰蓄不臣之志豈其然哉  
蓋檢點之言中外聞之已久后至是始信其然耳非若唐太  
宗時高祖不得已而曰今日破家亡軀由汝化家爲國亦由  
汝是故觀杜后之言有據而喜詳唐祖之意有挾而懼懼者  
因事在未然喜者因事之已定理勢之所各至豈可以此而  
議其素志哉

太后疾亟問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嗚咽不能對固  
問之曰皆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  
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汝弟光義光美以  
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太祖頓首曰敢不如教就命榻前

爲約誓書之藏於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

錄曰后之一言遂貽兩世太平之福苟唐之初年而有此誓  
何至喋血禁庭乎惜乎鄙夫以一已患得患失之心而害萬  
世大公至正之論遂使光美德昭之言不注於信史而叢於  
雜說當普出鎮河陽時曾有表自懇安知當時果不議皇弟  
盧多遜又譖普無立太宗意則普勢益危觀其一則曰願備  
禁軸以察變再則曰陛下豈容再誤廷美居西京非便種種  
酷謀皆由固寵結歡之心所發而帝方倚爲社稷臣恐麾之  
不去招之不來者羞引爲同類也

按周亡於幼君而實亡於范質王溥輩顧命非其人也使

得如呂端韓琦者陳橋之事何自而有哉杜后婦人但見目前而不知春秋宋殤公吳王僚故事就使如命序立而太祖立十七年太宗立二十二年光美再繼一二十年則德昭當已老耄倦勤而可式觀新政乎奚當時不此之計也至燭影斧聲之說本無可疑自古悖逆之事必有逼之使然陳夫人不訴楊廣本無異謀潘淑妃不告劉劭未便舉事今杜后雖徇私心冀傳次子而藝祖恪遵顧命以神器授弟實出至公開寶之末世次已定何嫌何疑而萌此念卽嗣位之初廷美尹開封德昭稱皇子尚未有背盟之意况史書燭影係晉王謙讓斧聲屬太祖自引戮地紀載最明論者特因其後事而甚之云爾

英宗初皇太后同聽政兩宮有違言傅堯俞頗聞內侍任守忠等共爲讒間乃上疏曰天下之可信者莫大於以天下與人亦莫大於受天下於人朝廷今日無他惟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於天下於是斥逐守忠等太后還政權然母子如初

錄曰韓之言危當時人皆知之傅之言密一時或不知之蓋以違言出於讒間讒間由於猜疑猜疑遂生不信始於較毫釐之小節終於棄莫大之至恩其或不然亦往往能碎千金之璧不能釋破釜之疑苟非金玉君子其能言而必信乎

按英宗初立時慈壽皇太后忽一日送劄與韓魏公琦所

弘道錄 卷之二十二  
諭及上與高后不奉事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敕中官俟  
報公但曰領聖旨一日入劄子以山陵有事取覆乞晚臨  
後上殿獨對謂官家不得驚動有一文字須進呈說破只  
莫泄上今日皆慈壽力恩不可忘然旣非天屬之親但加  
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  
宮中密燒之若泄則讒間乘之矣上唯唯自是兩宮相歡  
泯於無跡人但知後來英宗得疾失歡韓歐二公調劑之  
事而不知其初卽有隙端也非此日消弭未形後日又奚  
能救療哉

孫傳爲人篤信守法嘗對上言祖宗法惠民熙寧法惠國崇觀  
以來法惠姦時謂確論後欽宗詣金營以傳輔太子留守金人  
復索之傳謀取其狀類者殺之以獻衆莫肯承其事傳拊膺大  
慟曰彼雖不吾索吾當與主俱行會其子來省叱之曰使汝勿  
來吾已分死國以全吾信汝來何益揮使亟去子亦泣曰大人  
信以徇國兒復何言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而去

錄曰下宮之難死者衆矣而卒能存孤者曠代之也幸而康  
王猶在苟天不憝遺宋其不祀矣蓋天厭奸邪已極若欲除  
舊布新復還藝祖之國祚而後紹述之踪始滅紹述之踪滅  
而惠姦之政亦除其衆之不從乃天意非人心也

高宗母韋氏位賢妃從上皇北遷建炎初遙尊爲宣和皇后後

引道錄 卷之二十一 三  
加尊皇太后帝嘗泣諭輔臣曰太后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寧處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宜立誓信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適金遣蕭毅來議和帝語之曰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其未也雖有誓約徒爲虛文及命何鑄曹勳報謝復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日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所感動鑄等至金再三懇請始允

錄曰帝之本心於是畢露矣乃責之以迎還二聖恢復中原千言萬語不過一長說耳何者愛博一也得失二也利害三也是三者根於其心人莫得而移之也人但見父兮生我而

莫知三十一人之衆則與一子一母者孰親且以貌類將種失其煦育之恩則與膚體相連者孰切苟父兄如在不過一王爵而已其與父天母地握乾履坤臣妾億兆指揮萬乘者孰得京師已復不過一南面而已其與笑傲湖山忘情險阻南人自南北人自北者孰利雖至親如匹耦不以爲念何者母一而已人皆后也此帝之本心如鑑之明故其信誓如日之皎夫安得而奪之哉

按二帝諸后諸王及六宮有位號者並從金兵北行以高宗請之甚勤於紹興十二年韋太后始歸與徽宗鄭后及邢后之柩俱至江南二十一年巫伋至金請靖康帝金主

史道錄 卷之二十一  
謂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伋唯唯而退三十一年金使王  
全來言趙桓已死始發哀成服直至孝宗隆興六年趙雄  
往請山陵金責以不請欽宗靈柩明年乃葬之鞏洛之原  
以一品禮夫陵寢爲金所發泰陵暴露宣諭使方庭實至  
解衣覆之請之自不可緩然當是時諸將皆已班師而諄  
諄奉迎屬意止一母后欽宗頓放不素定於使臣之胸而  
隱刺於金主之口鹵莽請之則亦鹵莽已之要其意中總  
無有也已往之柩遲遲不歸德壽嗣位高宗尚在旣聞趙  
雄之語而且愬然聽彼之葬之也其肺肝見諸行事矣何  
煩更窺其心哉

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后泣謂高宗曰吾老矣切有所懷爲  
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聰明母儀古今未有其比昔  
者姦臣肆爲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  
吾意先后在天之靈不無望也高宗悚然乃詔重修

錄曰宣仁之知隆祐如歲寒松柏遇變而莫能改也隆祐之  
辨宣仁如嚴冬冰雪見現而莫能留也有如是之婦而不負  
如是之姑此天所勅遺一老俾守我王者也嗚呼生稱女中  
堯舜沒爲被謗宣仁京與惇之罪可勝誅哉朱墨之史惜乎  
晚矣

按有宋賢后高曹向孟並稱而孟后行事不少槩見惟兩



度垂簾一當邦昌僭偽一當苗劉叛逆皆屬禍患頻仍有  
功宋社甚大至爲宣仁辨誣尤屬遠見倘非重修國史忠  
佞情僞灼然著明何以取信百世宣仁賢淑諸語直燭後  
來并若預爲已地者惟賢知賢信然

范氏自鎮至祖禹比三世居禁林士論榮慕元祐中祖禹修神  
宗實錄大書王安石之過安石壻蔡卞惡之坐謫死嶺表至是  
高宗詔重修神哲兩朝實錄乃召祖禹之子冲爲宗正少卿兼  
直史館謂曰兩朝大典皆爲姦臣所壞故以屬卿冲爲考異一  
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  
朱墨史又爲哲宗辨誣錄由是二史皆得其正先是宣仁太后

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莫敢發祖禹上疏曰先后以大公至正  
爲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  
人心離而復合日夜苦心勞力立太平之基願陛下恭已以臨  
之虛心以處之則羣臣邪正萬事是非了然於聖心矣章累上  
不報至是始信其言云

錄曰愚觀朱墨之史不獨宣仁之幸抑亦范氏之幸也其父  
以實錄詆誣遭貶而死其子乃辨正所詆別白而書使一時  
之事如日之閉於重陰而復光一家之中猶槁之噓於煨燼  
而復藝可見天理人心至足憑信而是非邪正真莫能移未  
定者一時昭著者萬世人可甘心一時而忽棄萬世哉

按史關勸戒紀載必真乃國史每多避忌闕畧或反增飾  
美詞裨官野乘則務取新人耳目罔顧顛倒是非至本家  
碑志狀述與文人傳序錄贊大半藉端駕虛韜瑕襲美若  
雜取成編豈得傳爲信史况叅觀互考更有矛盾不合如  
國策載魯仲連射書聊城燕將罷兵倒鞫而去史記謂燕  
將見書自殺唐太宗以威鳳賦賜長孫無忌許敬宗修本  
朝史私其姻婭謂賜尉遲恭賈緯撰五代史誣桑維翰死  
後家餘銀八千鱗衆心憤闕不得已改八爲數諸如此種  
不可枚舉不特下等所修之失實也夫一字善惡判其人  
之畢生而不朽於累世豈可輕於行墨即使異時或有証

明而已啟人疑惑况事久難辨百不得一者哉朱墨重修  
非止爲功一時實千秋之幸也祖孫父子相繼爲史官固  
難祖孫父子同德一心克象其賢能紹先業更爲難事彼  
劉向子歆雖才過其父而行不如設令掾管哀平之書寧  
足昭垂勸戒信乎筆削之選當以心術爲先也

陳瓘爲左司員外郎權給事中曾布使客諭以將卽真瓘語其  
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不合今欲以官爵相餌若受其薦進  
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  
去就但郊恩不遠彼不相容則澤不及汝矣正彙願得書省布  
布大怒遂除名竄袁州正彙在杭復告蔡京有動搖儲宮迹乃

執送京師獄併逮瓘開封尹李孝壽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  
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  
而指其爲妄則情有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  
之姦邪瓘固嘗論之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又嘗著尊堯集謂  
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是非不可傳信至是  
宰相命石慤執瓘至庭將脅以死瓘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  
旨邪慤始告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使君知尊堯所以立  
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取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  
淺短爲人所愚君亦不畏公議邪慤始慚退

錄曰范冲之所修南與北異代也陳瓘之所著京與卞同時  
也然則國史可改而人心不可改廟堂可畧而草野不可畧  
一時之凶威可畏而萬世之公論亦可畏君子之所信者惟  
此爾若乃父信其子令投書以決其去子信其父願得書以  
正其姦寧舍郊恩而不忍違其父寧坐誣罔而不忍証其子  
斯固人情之至而實邦家之光也如是而繩人無愧也已

按京之姦瓘屢論之正彙之賢瓘素知之於此而稍合其  
說亦於我心無所違公論無所拂乃以知之未審不敢附  
和恩義兩言可爲處君臣父子變故間大中至正之道時  
內侍黃經臣蒞鞫聞其辭猶失聲太息而徽宗昏惑卒使  
父子並竄錯亂如此何以長治是知正人君子當禍患之

來惟在信之於心苟有纖毫未安自難形之言動彼護私  
而妨公固由其見之淺卽狗君以證子亦豈得道之中哉  
趙鼎自潮徙置吉陽軍子汾力乞侍行公不許曰紹聖初呂大  
防謫嶺南惟一子景山愛之不令同行而景山堅欲從旣至虔  
將過嶺呂顧其子泣曰吾老矣死何足惜汝幼何罪欲俱死瘴  
鄉邪我不若先死令汝護喪歸則猶幸有後遂縱飲而死吾不  
令汝侍行亦此意及至潛居深處會降旨本軍月具存亡申省  
乃復呼其子至曰檜必欲死我不爾禍及一家自書墓誌并除  
拜年月仍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而  
死汾護喪歸守臣章傑知平時中外士大夫與公簡牘往來今  
適會葬必攜酒釀可爲奇貨亟遣下縣兵以搜私釀爲名馳往  
掩取縣尉翁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告汾盡焚篋中書  
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無所得檜憾猶未已諷御史徐嘉論汾  
與宗室知泉州令衿飲別厚贖必有姦謀詔送大理獄使汾自  
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  
能書獲釋鼎與子之言無不信云

錄曰愚觀趙忠簡臨沒之言果可信乎孟子曰其爲氣也至  
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天地尚可塞山河  
獨不可壯乎惜乎不能順受其正也死人之大命也縲紲桎  
梏與夫巖墻溝瀆顧吾審處何如耳苟得其正則雖縲紲不

爲罪桎梏不爲辱不得其正則與巖墻溝瀆相等奈何而以不食死也家者外物易得也身者在已難得也與其顧吾之一家寧惜吾之一身檜雖凶焰可畏幸而吾身尚存安知不  
如章傑之捕令衿之獄乎抑微仲與元鎮拳拳顧息其子曾不若田畫之責鄒浩豈其老而戒得乎不然縱飲之與不汗非嶺海之外能生死人也

按豐公薑桂之性至老愈辣屢經貶竄倔強猶昔剛大之氣洵有素養是以中興賢相推李忠定第一而公名與之齊至使遠人南來必問安否非忠義著服烏能得此其設爲措置大而不疎正而不褊亦非張魏公之所可及然公

旣深識檜姦以規魏國及與同事亦以檜爲善而薦之於帝卒爲所賣賫志以歿合觀司馬溫公之於蔡京寇萊公之於丁謂甚哉小人之善媚而難測也方是時胡忠簡謫監廣州鹽倉其守張隸承檜風旨論銓怨望編管海南而擢隸提舉隸至官一日暴亡閩人倪晉聞隸以巧中遷客驟得使節適洪忠宣在英州晉捕其家奴下獄醞釀其罪未發而晉死亦與汾之得釋相同天道豈果無知者邪  
又按君子三戒在少壯時人情大抵皆然獨是血氣旣衰人不必盡君子而在得之戒可自無也何也凡人貪得其欲不過數端上之以豪華雄州里藉以信然諾拯危急博

仁人義士之名次則多財自快廣結交遊躋膺仕躡高資  
役鬼通神唯意所向其下極欲窮奢爲宮室僕馬便嬖之  
奉觀游酒食聲色之娛總由年富力強志猛心銳事事可  
以勝人故必待牀頭黃金方能指揮如意倘非見利而趨  
臨財則苟何由致此若夫年齒就衰精力日減人世消長  
變遷之故飽經目中畢生紛華玩好之端久厭身歷侈願  
業已索然得之何所於用其迴思曩日自悔爲財所悞者  
有之矣豈有前此介然寡營而反日夜持籌求田問舍於  
桑榆之際者乎况鐘鳴漏盡爲時無幾將欲爲子孫計而  
損智益過賢與不肖皆於遺之有累中智以上所不爲也

故人當血氣旣衰非惟不當得者決不迷惑垂涎卽義所  
應得亦必送逡退讓游心淡泊寧靜之途以爲安身立命  
之所豈不優然有餘裕哉唐裴寬自尚書罷歸見張建封  
坐柳下與語相得卽以金帛寶器奴僕舉船贈之東漢梁  
商爲大丞相致仕以所得俸錢及兩宮賜予悉置中門外  
分俵昆弟年凶穀貴令蒼頭輦載米粟住城四郊散與窮  
獨東坡卜居陽羨賴友人醵金買屋而一聞姬泣立時折  
券以還後之君子率皆曠達如是則多藏爲害或唯下愚  
不知豈號爲君子而猶欲以是爲戒哉吾知其不必然已

弘道錄卷之二十三終

公孫龍子之孫



